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二十回 求計畫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遭夫役

話說劉子和瞧見小白菜果然是個國色天香，世間無雙，不由得怦怦心動。誰知孟蘭會過後，抬頭一望，小白菜早回進門去，不見了影跡，知道寶生所說小白菜不是淫蕩女子，怕難以上手，心中很是躊躇。原來小白菜在看會之前，早瞧出劉子和不懷好意，一雙色眼，死盯住自己，便俟會一過，即便進去。這也是小白菜經楊乃武諄諄相勸之後，已是改邪歸正，確守婦道，不再心猿意馬。瞧見了劉子和這般神色，憑劉子和的面貌，怎樣漂亮，如何豪華，也絕不動心，忙忙的走了進門，不愿意再在門外，被人細看，飽餐秀色，劉子和因了錢寶生說過小白菜是個正道婦女，起初還有些不甚相信，如今見了這般式樣，方知寶生并非虛言，心中倒不免著急起來，呆呆地瞧定葛家，一言不發，錢寶生在一旁，早猜破了其中緣由，不禁微微一笑，知道劉子和瞧見了小白菜，已如中了魔一般的怔住，自己只須略施小計。把小白菜牽住，不怕劉子和不化大錢，自己腰包便能裝得滿了，瞧劉子和這般失魂喪魄的樣兒，又忍不住暗暗發笑，即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會已過了，怕有些力乏了吧，我們回去，有話慢慢的說吧？」子和聽得寶生生活中有因，知道寶生認得小白菜的丈夫葛小大，自己若是重托寶生，或者尚有希望，好得寶生這人最貪金錢，若能許他重重酬謝，寶生定必盡力相助。想到這裡，把方才懊惱的心理漸漸丟掉，反有些興致起來，忙點頭答道：「好，我們快些回去，我正好有話同你談哩。」寶生即惠了茶鈔，又賞了跑堂的一千大錢。跑堂的笑容滿面的謝了二人，寶生又吩咐把碗碟留好，停一回命店內學徒來取，跑堂的忙連聲答應自去收拾，寶生同了子和，立起身來，走出了茶館。子和一望葛家，這時連塌枯二姑也都進去，不在門前，即隨了寶生，一逕回到愛仁堂藥店。并不在下面逗留，一直向樓上走去。到了房中，一同坐下，自有僕人泡上香茗。寶生又走到樓梯邊叫下面伙計，到茶館內去收了碗盞，伙計答應自去。寶生重復回進房內，在沿窗的一張椅子上坐下，一看子和，正坐在床沿之上，側著頭呆呆的思想，猜是在那裡想那小白菜了，不覺暗暗好笑，暗想這一回可著了迷了，便笑著道：「大少爺，你在那裡想些什麼呢？」子和卻沒有聽得，依舊低頭呆想，寶生見子和并未聽得，暗想小白菜實是可愛，無怪劉子和要這般的痴想了，便高聲叫著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想些什麼呀？連說話都聽不得咧。」這一聲方把子和喚醒，也自覺好笑起來，即微微含笑：「老錢，不必打悶葫蘆了，我想的事情，你自然知道的呀。」錢寶生不由得哼哈一笑，微微的道：「那不用說咧，自然是想這個雌兒了。我老錢的話，可是不打談語，可算得是頭兒腦兒尖兒頂兒的標致人物，似這般的人才，怕杭州省城之內，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吧？」劉子和聽得，越發的心中癢癢起來，呆呆地道：「話雖不差，人是個絕色，可惜一朵鮮花，插在牛糞上去了。」說著，不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寶生笑道：「嘆氣可惜，有什麼用處呢？插在牛糞上，究竟還是一朵花呀。」子和聽得寶生言中有意，知道這事非得重托寶生不可，因寶生同葛小大相熟，小白菜自然常見，容易進言拉馬。二則寶生這人是個門角落裡的諸葛亮，必有好的計較。只須自己許下重酬，不怕寶生不貪，替自己設法。想定主意，即吩咐一個侍候的家人下樓，那家人即退出房去，下了樓梯。子和見家人已去，便笑著向室生道：「老錢，我的脾胃，你都知道了的。見了這般的人才，怎肯丟掉手呢？這件事情，倘能辦就，我自當重重相謝。」寶生見子和已是上鉤，一壁暗笑，一壁又沉吟道：「大少爺，不是我老錢說為難的話，只因小白菜這人，不是尋常女子可比，貞節非凡，從未見過她有過不規行動。這般的女子要憑空拉馬，如何成功。」子和聽了，忙又笑道：「我也知道是難事，可是你是個有計較的人，而且同葛小大認識，總容易一些，倘是可以成功，不論多少金錢，我都愿。便是你替我出力我也明白，自當重重相謝。好得這一回來，帶的錢還不少，若是不夠，我可以命人回去向母親索取，似小白菜般的容貌，別說是我相知的許多女子之中沒有，便是見也沒有見過。只要是事情成就，多化些錢，那不算什麼，老錢你總得使個計較才好。」

寶生聽了子和這一番言語，知道子和已著了小白菜的迷了。其中有大利可圖，即笑著道：「論小白菜這般的容貌，多化幾個也還值得，不過下手實是個不容易的事情，我老錢一向受著大少爺的恩典，沒有報答，這一回當然要盡力設法，圖報大少爺住日的恩典。至于謝意的活，那也不必談起，我老錢受大少爺恩也不少了，只是似小白菜般的人，生在貧苦家庭，別的既不能動他的心，金錢或者有些效力，也未可知。如今大少爺既是多化幾個不在乎，那就好辦了一些。且待我老錢細細思量一回，如何下手，方能有些希望。」說畢，不住的沉吟起來。

子和見寶生已一口應諾，心中很是歡喜，聽得寶生說是小白菜是貧苦人家，金錢或者可以使她動心，有道是財物動人心，一些不錯，忙取出了一百兩銀子，向寶生道：「老錢，這一百塊洋錢，先交給你，盡你去怎樣辦理，我只聽好音就是。」寶生見了這白花花的洋錢，堆在台上，險些兒兩眼中發火，便假作皺眉道：「有了錢也得想法怎樣用，才可以使小白菜動心。如此也好，且放在我身旁，免得臨時受累。」說著，早把一百塊大洋收在手中，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今天總不成功的了，明天再想計較吧。」子和心中，恨不得立時立刻把小白菜摟在懷中，同圓好夢，共效于飛，可是覺得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事情，也只得應諾。當下寶生見天色已晚，忙命人開上晚飯，仍舊是許多精美菜肴，同子和二人，飲酒細談。這晚子和因瞧見了小白菜的美貌，覺得前兩晚侍寢的土娼，變了無鹽嫖母，醜陋不堪，不愿再喚來相伴。寶生也知道子和的心理，亦不相強，只同子和對飲閑談，無非把小白菜的事情，談了一回。飲畢，寶生下樓安歇，子和獨自歸寢。

到了明天，子和絕早起身，一面梳洗，一面即喚寶生商議。寶生見子和這般著迷，暗暗發笑，即到樓上，同子和吃了些早點。子和早把家人遣開，問寶生計較。寶生于昨晚床上，已想定了主意，便笑著道：「大少爺這般的難事，決不是一天兩天所能成功。做這些事情的人，必須要十分秘密，決不是公開大張曉諭的事情。如今大少爺到鎮上來，乃是乘了大號官船，帶了僕役家丁，誰不知道大少爺是餘杭縣正堂的公子，做出了這種事情，引誘民婦，被人家知道，豈不有關大少爺的名聲。便是老太爺的官箴，似乎也有妨礙，而且似小白菜般的人，很明白三從四德，雖是說金錢或者可以引動她的心，也得做得秘密，才有一線希望。若是如現在的樣子，河下停著一只大號官船，滿船的僕役，川流不息來侍奉大少爺，如何可以秘密做出事業，少不得弄得滿鎮皆知。別說是小白菜這等人不愿，即是不如小白菜般貞節德行的女子，平時不免有些不規不矩，這時也不愿意了。大少爺以為如何？」子和聽畢寶生所說的話，一些不差，忙笑道：「老錢，話卻說得是，做這些事情，自然是要秘密的好，只是如何辦法，就可以秘密了呢？」寶生笑道：「這卻容易，只怕大少爺不稱心些，受不了苦楚。」子和忙道：「只要事情成功，即使不舒服一些，也不要緊。老錢，快些說吧，別再悶個疙疸哩。」寶生道：「事情要幹得秘密，除非大少爺先把這只大船，命他們回去，那些僕役清客，也都請他們回轉餘杭縣去。大少爺獨自一個，住在舍下，才能慢慢設法，又做得秘密，事情成功，也就比較容易一些。」子和聽得，忙忙的立起身來，向樓下走去。寶生忙道：「大少爺到那裡去呀？」子和回頭道：「你不是叫我把船同僕人都趕回去嗎？」寶生笑道：「也不必如是慌忙，何不就命在舍下的僕人，到船上去吩咐呢。大少爺就說是要住在鎮上，游玩幾天，停數天自會回來，不必遣人來接，這裡侍奉的人很多，不用紀念。這才做得秘密，不致被人猜破。」子和聽得，覺得自己做事，過於魯莽，這幾天被小白菜弄得昏了，不禁暗暗發笑，即依了寶生言語，仍坐定身軀，把僕人喚到樓下，吩咐他到船上來，命眾人先自回去，自己住在這裡，要游玩幾天，游畢自能歸家，稟明父母，不必記挂，住在這裡，一切都舒服。

僕人領命，忙忙回到船上，向眾人說知，眾人都知道劉子和的脾氣，到一處地方，常是如此，例先自開船回餘杭去了。劉錫彤劉太太聽得兒子仍在倉前游玩，知道兒子不論到什麼地方，只

要合意，不定住個十天半月，方才回來，住在餘杭本地的日子，也不常歸家安歇，因此并不記挂。卻說劉子和見僕人已去，知道今天自己坐來這只大船，同了船上人，定必開回餘杭。停了一回，忙又問著寶生，怎樣小白菜方可到手，寶生一面沉吟，一面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這種事情，不是性急得來的，且待大船開後，人都走了，方能慢慢進行。」子和聽得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耐心守候。原來寶生對於小白菜怎樣下手，早已在昨晚想定計較，因怕劉子和以為容易，不能暢所欲為的騙子和金錢，又因了跟隨劉子和

的很多，做事不便，不能秘密時行，難以成功，所以有這一番言語，先把大船遣走，留子和獨自一人在倉前鎮上，即以盡著自己調排。不覺已是午飯時候，寶生同子和二人，即在房內吃飯，子和因尚不知寶生對於小白菜的事情，有否把握，心中忐忑不安，竟致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安。寶生見子和這般神色，知是急了。便一壁飲酒，一壁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且多飲一杯，我已想得了一個下手小白菜的妙法，且說將出來，成功不成，雖不要定，卻總有幾分希望，大少爺且寬飲一杯熱酒，待我慢慢的告知大少爺如何？」子和正是心煩，所得寶生有了計較，不由得笑顏逐開，舉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催著寶生道：「老錢，快說出來，你的計策，自然是不错什麼的咧。」

寶生提起酒壺，在子和杯內斟了一杯，又在自己杯內也斟滿了。放下酒壺，飲了一口酒，夾了一箸菜，方向子和笑道：「小白菜這人，雖是生在貧苦家中，自幼兒即童養在葛家，可是做的針線活計，卻是精致玲瓏，惹人歡喜，不論什麼繡花戳紗等東西，都做得精妙非凡，別說是小戶人家，沒有這般人材，即是深閨名門，也不見有這般精細的活計。因此我便想得了一個借事上門的妙計，只為我同葛家是素來認識，你卻是從未見面，如何可以一同到葛家去，與小白菜相見呢？豈不被人家說話。」說著又飲了一杯酒，斟滿了一杯，向子和杯中一望，卻仍是滿滿一杯，不禁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酒冷了啊。」子和正呆呆地聽寶生說話，聽得寶生說自己杯中酒已冷，忍不住催著寶生道：「別打岔咧，快說下去呀。」寶生道：「大少爺一面飲上幾杯，一面聽我的計較方覺得有趣咧。」子和笑道：「好好，你快說下去是正經。」便舉起酒壺，又飲了一杯。寶生仍把酒斟滿，方道：「大少爺，方才我不是說過的吧，小白菜要她動心，除非是把金錢去引誘，或者有些希望。用金錢去引，便得先擺闊綽，是個有大錢的人物，別的地方是不容易遇見的，便得使她看見，不然豈不是白費心思，一無所用了嗎？要她瞧見大少爺的闊綽，是個有大錢的人物，別的地方也是不容易遇見的，便得到她的家中，同她見面才好。倘是只有我老錢一人，到小白菜家中去說大爺是怎樣的有財有勢，人品又好，又溫柔漂亮，非但要被小白菜罵滾蛋，不懷好意，人家聽得，我錢寶生做人家的拉馬，成何體統。我錢寶生也休想在倉前鎮上，開這家愛仁堂藥店，混飯吃了。因此非得請大少爺親自到小白菜家中同小白菜見面，使小白菜見大少爺這般的豪闊，有財有勢，人又漂亮出眾，心悅誠服的同大少爺安好，事情方可以成功，而且又秘密，不會使人家知道。大少爺，這話對是不對？」子和聽了，不禁連連點頭道：「正是正是！你的話一些不錯。只是如何可以到小白菜家中去呢？」欲知錢寶生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